

漫长的怀念

——阿旺曲尼和他的《雪线上的奔布拉》

韩文友

待,仿佛在寻找一个多年不见的朋友,来自各省市的援藏队员一个接一个走进来,却没有一个他熟识的人。

会场安静下来。老人走上讲台,说,我叫阿旺曲尼,是孔繁森初入西藏在岗巴县工作时的翻译,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我和孔繁森在一起工作的事……

阿旺曲尼的新书《雪线上的奔布拉——我给孔繁森当翻译》,新近由山东教育出版社、西藏人民出版社联袂出版了。我看见封面苍穹下是一座皑皑的雪山,几行脚印蜿蜒曲折向远方走去。我翻了一下当年的日记,阿旺曲尼给我们讲课的那一天是2016年11月26日——22年前的11月29日,孔繁森去新疆塔城考察返回阿里途中,不幸发生车祸以身殉职,永远留在了神圣的雪域高原。

往事追忆中的阿旺曲尼老人,面容平静,目光清澈,但是,他鬓上的霜白和皱纹的沧桑,隐藏不住那段岁月的风雪,和对一位亲密战友的怀想和思念……那三年,我们一起下乡,一起救灾,一起背石头修水库,一起遭遇狼群……一起高兴过,也争吵过,可我忘不了的是1982年农历新年,在一间四处漏风的招待所宿舍里,我和孔繁森分吃一个苹果……

老人从襁褓兜里掏出了一个材料袋,说,这是纪念馆的同志为我复制的一封信。信是28年前,孔繁森写给岗巴县昌龙乡一个叫格热的牧民老乡的。那次,我们去昌龙

乡发放过冬物资,借宿格热家。格热为了让他有了饭吃,学会了认字。他说,给孔繁森当藏语翻译时,他已经30多岁了,头一次吃到了一整块月饼。阿旺曲尼老人退休后一直住在岗巴县。他在一个山坡上盖了一间小房,养了将近30头羊,这些羊现在叫岗巴羊。他每天出去放两次羊,回来吃老伴给他蒸的山东大馒头。他说,老伴最可惜的是,当年没能给孔繁森蒸上一锅馒头吃。现在生活好了,每天都能吃上热乎乎的大馒头。他说,他喜欢吃馒头。

散会后,阿旺曲尼老人又坐回到那张木椅上。我发现,他好像用了很大的力量在为我们讲述,他念念不忘的、与孔繁森共同走过的那段岁月,已经成为他生命中的一部分。他不愿结束讲述,正如他用尽全力想延续那段珍贵的岁月。我看见他在衣兜里摸索了半天,摸出了一块手帕。他想擦一擦眼角……我走过去,在离他不远的地方坐下

来。我感觉他很孤独,我很想和他说几句话,可是,说什么呢?

一个人就是整整一个时代。大概是1995年冬天,当村长的父亲突然从乡里领回一本书,每天晚上让我给他读一段,是报告文学《高原雪魂——孔繁森》。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孔繁森的名字——许多年后,我和我的队友们也来到了西藏,来到了孔繁森在天地苍茫的风疾雪涌间留下脚印的这片雪域高原上。

会场空空荡荡,阿旺曲尼依旧坐在那儿,仿佛在等一个人。他的头发平整庄重,目光如此清凉,呼吸如此沉淀,他像一个倔犟的孩子,他有无尽的时间可以用来等待。

阿旺曲尼和他的《雪线上的奔布拉》,又一次给了我们回望来路的宁静与感动。对高尚事物的感慨与追忆,如同面对一块巨大的玻璃。我们可能轻易不会觉察,是因为这面玻璃的干净透明,让我们浏览了这个世界上更多的锦绣与繁华。可是,当我们回望一个时代、一段艰辛岁月,突然向一片辽阔与明净伸过手去,触摸了那片朴素的沉静与寂寞,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指尖这抹久违的光芒,出处原来在这里。

原来在这里,原来这份厚厚的孤独和寂寞,是因为余生的每一寸时光,我是那么想和你一起分享,一起度过。

阿旺曲尼前辈,扎西德勒!

西藏 我的第二故乡
——纪念对口援藏30周年

想念阿里

贾利军

想念阿里这片壮美的土地,却深藏于心,阿里,你是否也感受到我这份炽热的情愫,那远方的呼唤,还有这——跨越千山万水的思念。

在这无垠的天际间,我孤独守望,珍藏着这份秘密,如同月亮守护星空的璀璨。虽万里之遥,我的心却与你如影随形,阿里,你是我灵魂的归宿,梦中的家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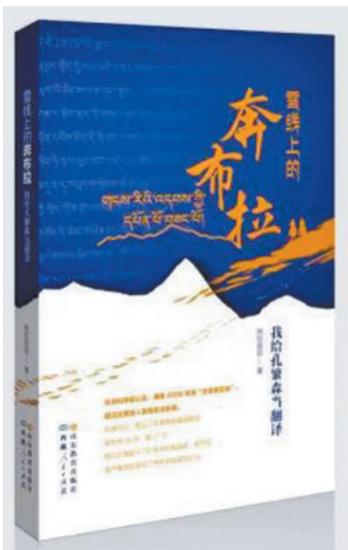
似水流年,流年似水,像猴皮筋一样的时光,终究会越拉越长,而我的生命,终究会越缩越短。

当有一天,时光的利箭,把我射回到黄土地下,成为众多石碑当中的一块,融入那无尽的碑林,与天地共眠。

那时,想念或许已经走到了尽头,但阿里的情怀,依旧未改变。清明时节,细雨纷纷洒落,浸润着我对你的思念。

阿里,你是我心中的牵挂和期盼,是我精神的寄托,是我灵魂的港湾。无论身在何方,我始终念着你,那一方广袤的高原,那片亘古不变的乐园。
(作者系陕西省第八批短期援藏干部)

书香西藏



我在日喀则珠峰文化创意产业园区筹委会工作的那段时间,有一天,受命去参加一个培训会。签到时我看见一位老人,中式夹克,脸膛黝黑,精神矍铄,坐在会场前面的一张木椅上,像新学期的班主任,又一次迎来久别重逢的学生。他眼神闪烁,满是期

传统与创新

——《来自喜马拉雅的祝福扎西德勒》观后

强巴曲杰

文艺评论
WENYIPINGLUN

近期有幸看到由我区著名舞蹈编导家向阳花、罗桑南杰编舞,青年作曲家普次作曲,由日喀则市民族艺术团表演的群舞《来自喜马拉雅的祝福扎西德勒》,心中激动万分,有提笔写观后感与观众共享此舞蹈带来的特别审美感受和美学享受的冲动。

群舞《来自喜马拉雅的祝福扎西德勒》,其作曲和舞蹈编导在充分了解、熟悉西藏日喀则一带传统歌舞的艺术本质特征与礼仪文化的前提下,与当代舞蹈审美观相结合,做到了创造性的转化,既以定日地区传统歌舞为创作元素,又把这种传统歌舞历史上的仪式活动中所表达的礼仪文化相结合,创造性地把内容转化为歌颂新西藏,展现全国各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传统文化中的优秀礼仪文化——敬老爱幼、人与人之间相互礼让、创建文明和谐友爱社会的情景。

《来自喜马拉雅的祝福扎西德勒》可以称得上是我区近年来创作的舞蹈作品中创造性转化意识强、创新成果突出、发展理念强的一部好作品。

当代藏族舞蹈艺术是指在音乐的伴奏下,演员用肢体表现一定思想内容的艺术作品。五十多个民族共同创作形成了具有各民族特色的中华舞蹈语汇和舞蹈风格。当代藏族舞蹈艺术是十八军进藏时通过文化交往、交流、交融而形成的一种崭新的舞台藏族舞蹈艺术。自西藏和平解放以来,西藏的舞台藏族舞蹈有了飞快的发展,在全国乃至世界舞台都占有一席之地。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人们的审美观念也在发生着变化,他们追求与时代同步的舞蹈艺术,同时又符



群舞《来自喜马拉雅的祝福扎西德勒》。

合本民族审美观念的新舞蹈作品。因此,每部作品既要有民族特色,又要有新的创造意识和理念。《来自喜马拉雅的祝福扎西德勒》这一舞蹈达到了这一要求,此舞蹈的主要元素来自日喀则市定日县流传的“洛谐”(一种仪式性歌舞)。定日县位于喜马拉雅东北地区,他们这种礼仪性祝福舞蹈,具有深厚的地方性舞蹈风格与特点,作者巧妙地利用这一地方舞蹈元素,通过作者的二度创作,转化为一种高雅的、仪式感很强的礼仪性祝福舞蹈。

舞蹈的开场象征着地处喜马拉雅山区的人们祝福祖国强盛,社会和谐。在非常优美的行礼祝福的动律和姿态中,姑娘们的舞蹈给人一种从未有过的美感,把观众的心带到了喜马拉雅一带,带到了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定日县。今天的定日,山美、人美、舞蹈更美。此舞蹈把女性优美的身姿展现得淋漓尽致,突出了舞蹈的主题即礼仪和祝福,动作轻盈、舒展、流畅,平稳大方,舞姿美如画,让人看到了一个古老民族的文化底蕴和情感表达,男子群舞吸收了洛谐歌舞手持扎念和二胡的形式,粗犷、典雅、奔放、端庄,与民间舞蹈完全不同。

藏族在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不同形式、不同内容的仪式活动,在生活中,一年四季都有独具特色的礼仪活动。此舞蹈始终贯穿了特定的活动中形成的仪式和礼仪,编导在舞蹈中把这些礼仪文化表现得淋漓尽致,使舞蹈动作从头到尾连贯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特别是音乐、服装、配饰(色彩)、道具等运用自如,以日喀则一带的服饰为主的前提下,依据创作理念,把服饰设计得非常到位。

总之,此舞蹈若能再次精雕细琢,让演员的表演与主题更加紧密,能使艺术表现力达到更高的境界,成为我区优秀舞蹈作品。



大地的油画

张成林 摄

羌塘草原有个“悬壶门巴”

李学文 吕繁亮

初夏,平原已是落花缤纷,然而在祖国西陲位于海拔4500多米的羌塘高原,寒风凛冽,雪花纷飞。这天清晨,西藏那曲军分区某部卫生所军医袁超杰披上白大褂,带上医疗箱为藏族群众义诊送医。

头顶边关月,脚踏冰雪寒,翻过一重山还有一重山。袁超杰常说:“山高路远不能成为为群众服务的障碍,山有多高,水有多长,为群众服务的路就有多远,只要驻地群众有需求,我就会义不容辞送上最贴心的医疗服务。”袁超杰在那曲从医10年,常常踏雪路、攀陡坡、蹚冰河走到藏族群众家中给他们义务巡诊,得到了驻地群众的交口称赞。

袁超杰在巡诊送医治疗的过程中,常常挎着一个水壶,秋冬时水壶里装着特定温度的温水用来为驻地群众普及健康常识,春夏时水壶里装着自制草药为官兵们治疗“训练伤”。由此,大家称他为“悬壶门巴”。

“门巴”在藏语里意为医生。这些年,袁超杰哪怕再苦再累,也都会来到群众家中,为他们测血氧、量血压、询问病情,提供治疗意见。一路上,他为群众送关怀、送健康、送温暖,帮扶行千里,爱心连边疆,书写军民鱼水情深的答卷,为他们治病治病贡献自己的力量,为群众健康撑起迷彩守护伞。

冬日高原,冰封雪裹,白衣踏雪,情暖雪域,藏族老人塔杰患有风湿病,袁超杰也常常来到老人家里搭手号脉,认真倾听患者病症,细致解答疑问,叮嘱患者注意保暖事项,针对病症提供诊疗建议,并指导用药。

一路上,他除了巡诊还为群众宣讲健康常识。在冬季平均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的羌塘高原,藏族群众常常

遇到冰雪冻伤的困扰。来到村落,他常给藏族群众讲解健康知识,“冻伤后要用37至41摄氏度的温水逐步复温,温度就像我水壶里的温水,大家感受一下。”说着他将随身携带的水壶中的水倒出让群众试一试水温。

这些年,袁超杰不仅得到了驻地群众的赞誉,也得到了官兵们的认可。袁超杰在大学期间曾学习过相关中医课程,来到高原工作后,他坚持钻研中医知识。

在一次野外驻训时,战士索朗达瓦在单杠卷身上的课目训练中,由于一时疏忽,他从单杠上摔落,右肩着地脱臼,他趴在在地上喘着粗气,无法动弹。战友们找来袁超杰,他通过中医的正骨手法,成功将关节复位。

“一专多能”是官兵们对袁超杰的评价。在野外驻训场,他发现有一种草外形奇特,有别于周围的青草,且长势较好,成片成片地生长,连耗牛都不啃食。袁超杰根据经验判断,这种草不是有毒性,就是味道苦涩,或是有药性。他采摘了一些草作为标本,并拍下这种草的图片。

当时,由于山间没信号,无法通过互联网查询,他回到帐篷内,通过

翻阅中药书籍,最终查到这种植物名为白苞筋骨草,对治疗跌打损伤有一定疗效。

这一重大发现,让他眼前一亮,便开始研究如何用这种草药为官兵们治病。他通过涂抹外敷以身试药,最终研究出通过用捣臼将白苞筋骨草和生姜一起捣碎,而后装入水壶中,待使用时再将其用纱布包起敷在病痛处的治疗方法。

在一次3公里长跑考核过程中,战士刀启旺不慎跌倒,膝盖磕到石头上,膝盖肿胀明显。袁超杰将水壶中的草药倒在纱布上,敷在刀启旺受伤部位,经过一晚,肿胀明显消退。后来,这种“悬壶草药”的显著疗效在官兵间不脛而走。

白衣执甲的这些年,袁超杰不仅是藏北高原的“守望者”,也是驻地群众健康的“守护者”,更是守护官兵身体的“守夜者”。

一个冬夜,对袁超杰来说格外漫长。凌晨一点,刺耳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夜的沉寂。

“袁医生,我难受……”虚弱的声音,让袁超杰迅速起身,跑到排长贾嘎益西的房间,发现他出现胸痛、呼吸急促、痰中带血等症状,通过听诊器听到湿啰音,迅速判断为肺部急性病症,于是袁超杰一边联系救护车,一边配置输液所需液体。

而后,袁超杰和几名官兵通过担架将他送上救护车。当时,夜里行车山高路远,加上当时天气严寒,输液瓶中的药水存在结冰的隐患,袁超杰一边用手捂着输液瓶,一边鼓励贾嘎益西,缓解他因病痛带来的心理压力。期间,袁超杰托举药瓶的双手冻得发麻,但他仍一直坚持着。

经过5个多小时的行驶,最终送至西藏军区总医院并成功救治。

自此以后,卫生所灯火长明,袁超杰常常在卫生所“守至”深夜,深耕医学理论的同时,也成了官兵的“守夜者”。

一次深夜,战士贾福亮踉踉跄跄地走到卫生所,当时袁超杰还未休息,得知病情,结合了解到贾福亮刚休假结束返回高原的情况,立即给他测了血氧,测试结果数值较低,袁超杰让战士先吸着氧气,发现他在吸氧时咳出的痰是粉红色泡沫痰,便判断出战士贾福亮身患肺水肿。于是,袁超杰便在卫生所给他喂下口服药,并一直守护在他身旁观察病情,待到输液结束后,袁超杰仍然守在他的身旁彻夜未眠,直到第二天病情稳定后才将他上送至上级医院。

对袁超杰来说,自他来西藏从军的那天起,不是一个人在付出,而是全家人都在奉献。他的妻子张瑜是大学校友。婚后,妻子便决定追随他的脚步前往雪域高原,她通过文职考试,成为西藏军区某旅卫生连医生。

袁超杰的姐姐也在他的感召下,选择来到雪域边关,通过公务员考,成为了西藏自治区林芝市墨脱县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每逢过年,一家人常常难以团聚,通过建立临时家人聊天群,通过“视频”在“云端团圆”。